

桂花宴

陸小鹿



飲食男女

這個季節的上海，大街小巷是桂花味。一年秋意濃，十里桂花香，豈能辜負了這人生好時節？

上海有多處賞桂花景點，桂林公園算是最佳。它原本是一家私人花園，前主人是舊上海法租界的捕房督察長黃金榮。一九五七年才闢為公共花園，因園內遍植桂花樹，所以易名為桂林公園。

這是一座中國古典園林風格的公園：花窗、疊山、怪石、清池、小軒……若將此園平移到姑蘇，恐將泯然於眾矣。然而，此地是上海，物以稀為貴，又因有各式桂花樹加持：金桂、銀桂、丹桂、四季桂、石山桂……桂林公園便成了深秋裏亮麗的風景線。漫步園林之中，享受的是一種悠然的意境。婆娑的綠樹，沁鼻的香氣，通幽的小徑，還有由此帶來的種種延伸的聯想，構造出一個獨屬自己的精神世界。

我喜歡一個人遊園，愛在哪棵樹下站多久就站多久，愛在哪個亭子前停多久就停多久。走累了，去公園裏的飛香廳小憩，看到小吃價目表，簡直歡呼起來——好多好多的桂花食品啊。那時才清晨八點半，我還未曾吃過早餐，於是買了桂花龍井茶、桂花藕粉、桂花糕，找了個桂花樹下的空位置，正對着一池荷塘。在公園裏獨自嘆一頓悠閒的桂花早茶，浮生幽幽，感慨這一刻多美好。

金秋的桂花，算得上是四季裏最有存在感的花兒吧。梁實秋在《雅舍談吃》裏談及栗子時，就連帶提到滿家弄的桂花：「杭州西湖煙霞嶺下翁家山的桂花是出名的，尤其是滿家弄，不但桂花特別的香，而且桂花盛時栗子正熟，桂花煮栗子成了路邊小店的無上佳品。徐志摩告訴我，每值秋後必去訪桂，吃一碗煮栗子，認為是一大享受……」看來，金秋時節，每個人心中都有一頓「桂花宴」。



如是見

提起養老院，人們首先想到的是彎腰駝背、蹣跚行走的老人，拄着拐杖的老人，坐着輪椅的老人，互相攙扶的老人，完全是一個老人的世界。殊不知，在這個老人的世界裏，還活躍着一大批男女青年，熱心地為老人們做着各種服務工作。他們生龍活虎，朝氣蓬勃，好像在枯樹林裏又長滿了綠樹，開遍了鮮花。

我和老伴兒入住的鄰近北京的一個健康養護中心就是這樣一座養老院。這是一座醫養結合的公寓式養老機構，除擁有一座大型的三甲醫院外，還有一座具有一定規模的社區醫院，每座公寓樓內還設有護士站，每座護士站都有五六名護士日夜值班。所以在這座養老院裏首先看到的是一群群年輕的白衣天使，她們有的提着藥箱穿梭在樓宇之間，有的拿着血壓計到各家各戶給老人們量血壓，有老人身

養老院裏的年輕人

言青

體不適時，一個電話三五分鐘內白衣天使就出現在你面前，使患者立時感到心安。

一日三餐是每一位老人必不可少。身着淺藍色上衣打着黑色領結的姑娘小伙們，清晨五點就來到各餐廳的工作崗位上，為三餐做準備。等老人們陸續進入餐廳就餐時，不斷聽到「爺爺！奶奶！」親切的呼喚聲，老人們懷着一顆溫暖的心，挑選着自己順口的飯菜，飯後，姑娘們收盤洗碗，擦桌掃地，沒有一刻休息。我們飯後在院裏散步時，時常看到她（他）們騎着電摩托奔馳在遠近的樓宇之間，給那些行走不便的老人送去熱乎的飯菜。

這些白衣天使和餐廳的姑娘小伙，下班後脫掉工作服，換上漂亮的衣裝，有的騎自行車回家，有的步行回住處，姑娘們各個長髮披肩，衣袂飄飄，簡直認不出她們了。看見我們在外面散步，親切地呼喚着：「爺爺奶

奶明天見！」更值得一提的是，一群群穿着粉色或黃色衣裝的青年男女，每天清晨和傍晚，推着輪椅上的老人，在這座花園式的養護中心，讓半自理或完全不能自理的老人換換環境，呼吸新鮮空氣。他們就是經過培訓的護理人員。這些年輕人二十四小時不離老人身邊，老人們的吃喝拉撒睡全都依靠他們，他們是不怕髒，不怕累，辛苦的一群。

此外，每天到每個老人家裏打掃衛生的清潔女工，在花園裏修剪花木的園林工人，修理水電管理各種雜物的物業人員，各階層的組織領導人員……他們各個都是年輕力壯，精力充沛，精明能幹的中青年人，我們看着他們從早到晚，在有老人活動的各個場所，都熱情細心地為老年人做着各項服務工作。

每逢節日，這些年輕人為老人們組織各種聯歡活動，他們穿上漂亮的

演出服，親自登上綜合大廳的舞台，演出歌舞，朗誦詩歌，有時還請來專業的文藝團體，為大家表演各種節目，豐富老人們的文藝生活。不僅如此，老人們還可以參加書畫學習，各種健身活動，合唱隊，舞蹈隊，模特兒隊，聽各種知識講座等等，你參加一兩項活動，就能使你忙得不可開交，讓你忘記了寂寞，忘記了年齡，忘記了身體的不適。

我和先生來到這個養老機構已經半年有餘，就因為有這樣一群年輕人，成天親切地叫着我們「爺爺奶奶」，為我們做着醫療、生活各方面的服務，讓我們感到溫馨和舒心，感到愉悅和安心。

我們不像來到一所養老院，好像來到一處休養地，一所大學校，一個娛樂場所，一個滿眼綠色、鮮花盛開的大公園。特別是和這多年輕人生活在一起，我們並未感到一天天在衰老，而是一天天年輕起來。

司法女神無法踏入的法院

夏有風



律人行

在漫長的歷史中，女性與佇立在法院屋頂上的司法女神一樣，只能在法院外面默默地注視着進進出出的男律師。直到一百年前，英國才通過立法，允許女性成為律師，以律師的身份踏入司法女神守護多年的法院。那誰是英國首位女律師呢？當時人們普遍認為她會是葵妮絲·蓓勃（Gwyneth Bebb）。

蓓勃來自英國一個開明的中產家庭。在父親的鼓勵下，她於一九〇八年考進牛津大學法律系，成為牛津近千年歷史裏第七位女法律學生。三年後，她順利地完成了學業。當時六成的男生只能以三級或四級榮譽的成績畢業，蓓勃卻獲得了一級榮譽。不過，男生有性別優勢。直到一九二〇年，牛津大學才向女性授予學位。這已經算是思想開放的了，劍橋大學的女生要等到一九四八年才能拿到學位。

雖說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但法律界「內」卻並非如此。一九一二年，蓓勃向律師會申請參加執業考試。這是她成為律師的必經之路。律師會卻以「女性不得成為律師」的理由拒絕了她的申請。幾十年來，律師會以同樣的理由拒絕了所有的女申請人。

律師會的立場令人費解，因為法律條文明明是站在蓓勃的那一邊。根據《事務律師法》，任何滿足有關條件的「人士」均可成為律師，而該法例的釋義條款將「人士」定義為男性以及女性。法律是清晰的，但偏見令人盲目。

蓓勃決定向法院求助。一九一三年初，法院受理了她的案子。當蓓勃來到法院門前，凝望屋頂上的司法女神時，不知她是否看見了希望？

一九一三年七月，原訴法庭判她敗訴。同年十二月，上訴法庭再次判她敗訴。法官們一致認為：

女性因其性別的「殘疾」而缺乏成為律師的能力……至少有三點可以證明這種「殘疾」的存在。第一，庫克大法官三百年前曾說女人不應成為律師。第二，從來沒有女人成為、申請成為、或嘗試成為律師。第三，這是我們普通法悠久的傳統，我們不應違背……這種「殘疾」不是《事務律師法》的釋義條款可以根除的。

如果身患性別「殘疾」的蓓勃都能取得牛津大學的一級榮譽，那些只拿到三、四級榮譽的男生大概已經性別休克了。法院也許看不見自己的愚昧和偏見，但英國傳媒的眼睛可是雪亮的。有的報章批評法官的「女性殘疾論」荒謬可笑、站不住腳，有的將判詞總結為「男壟斷者說『不』就是『不』」，還有的半開玩笑地問：「男律師是害怕聰明的女人嗎？」

既然法院這條路走不通，蓓勃和她的支持者們就試圖說服議會，通過立法的方式促使法律對男女一視同仁。但不久後，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了，改革的步伐被迫中斷。

一九一八年，一戰結束了。英國婦女在戰爭中為國家作出的貢獻為她們贏得議會的投票權。雖然投票權只限於三十歲以上、且擁有一定資產的女性，但女性作為一個新的選民群體，她們的政治力量使議員們必須正視女性關注的議題。蓓勃的訴求也因此再度被提上了立法議程。

這次律師會一改往常強硬的作風，展開雙臂歡迎女性加入事務律師的大家庭。這個一百八十度的轉變在很大程度上源於行業生產力下降的問題。在二十世紀初，幾乎所有的英國律師行都是家族生意。一戰期間，五千多名年輕的律師離開了家族律師行，參軍打仗。留守的長輩和女眷一邊

維持着律師行的經營，一邊等待着丈夫、兄弟和兒子的歸來。然而，很多人都未能回來——約三千名律師在戰爭中陣亡或喪失工作能力。因此，家族律師行若要延續，就必須吸納女性。

英國政府此時也大力支持女性進入職場。由於年輕男性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傷亡慘重，所以適婚男女的比例嚴重失衡。婚姻曾經是女性的經濟保障，但戰後很多女性都結婚無望。英國沒有能力為所有的單身女子提供經濟援助，所以政府必須幫助女性通過工作自給自足。

因此，在一九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英國議會幾乎毫無阻力地通過了《排除性別無資格法》。根據該法例，幾乎所有的行業都必須對女性開放。法律界再也難以「女性殘疾」為理由禁止女性成為律師。

英國女性進入法律行業的艱難過程令人不禁覺得，在資本主義社會裏，推動法律改革的主力不是公義，而是政治和經濟需求。

英國當時的法律改革對香港幾乎沒有任何影響。在香港，性別並不重要，關鍵的是種族。根據當時的法律，只有「英國臣民」才能成為香港律師。香港作為一個移民城市，大部分的華人都不是在英屬香港出生的。因此，單是這一個對國籍的要求就足以排除幾乎所有的華人。雖然香港華人在二戰中作出了很多貢獻，但這個條件一直到上世紀六十年代才被廢除。

華人在香港落地生根、開枝散葉，但華人律師的數目並沒有以同等的速度增加。這是因為香港一九六九年才建立起自己的法律學院。在此之前，只有權貴人家才有能力和資格將孩子送到海外修讀法律。例如香港首位本地華人大律師顏潔齡女士，她就是中華巴士創辦人、前立法局議員顏



▲葵妮絲·蓓勃(Gwyneth Bebb)是英國女性進入法律行業的重要推動者 資料圖片

成坤的千金。她在一九五六年取得香港事務律師的執業資格。

法律對國籍的限制，以及匱乏的本地教育，使香港這個九成人口為華人的城市裏，華人律師卻是鳳毛麟角。直到上世紀八十年代，華人律師的數目才逐漸超過外籍人士。

因此，對五十年前的香港女性來說，若要成為律師，則要面對性別、種族和教育三重困難。相對來說，蓓勃的處境就好多了。

自從《排除性別無資格法》通過後，蓓勃就積極地為執業考試做準備。她可是眾望所歸的首位英國女律師呢。蓓勃的人生經歷如此精彩，以至於她的結局平凡得令人出其不意。蓓勃最終未能參加執業考試。她跟那個年代許許多多的女性一樣，被難產奪走了夢想，也奪走了生命。

今年是英國女性進入法律界的一百周年。人們在慶祝之餘，更多的是反思歷史以及當代依然存在的性別歧視問題。今年也是香港大學法律系成立五十周年。不知這所年輕的法學院回望自己的歷史時，看到的是什麼？

永遠的《天鵝湖》

梅莉



自由談

對比着看完英國著名舞劇編導馬修·伯恩的芭蕾舞劇男版《天鵝湖》，與俄羅斯芭蕾舞國家劇院經典芭蕾舞劇《天鵝湖》後，都讓我很震撼。簡單用一句話來概括：天鵝與天鵝是不一樣的，各有側重，一個是以天鵝為主角，一個以王子為主角。

經典《天鵝湖》關於童話，公主在天鵝湖畔被施魔法變成了白天鵝。王子遊天鵝湖時，愛上美麗的公主。王子選未婚妻之夜，惡魔讓自己的女兒黑天鵝偽裝成公主騙過王子。王子最終發現陰謀，射死惡魔。白天鵝終於恢復公主原形，從此與王子幸福地生活在一起。而馬修·伯恩的現代男版芭蕾舞《天鵝湖》，雖然沿襲了柴可夫斯基的音樂，劇情卻複雜多了，簡單說是講王子作為男人的一部成長史。相比較而言，我更喜歡男版劇情的衝突起伏，呈現現代人的欲望與迷茫，夢想與毀滅。劇中王子前女友給我印象深刻，她出身平民，美艷活潑輕浮，無視皇室的繁縟禮節，自由地做自己，曾帶給王子一道光，然而她的心終究漂浮不定。後來，在天鵝湖邊，憂鬱缺愛準備自殺的王子被頭鵝的力與美以及自由所吸引，兩人引為知己，王子重燃生之希望。然而，希望很快又幻滅，頭鵝在皇宮舉行的舞會裏，行為舉止放浪形骸，甚至與母后調情……王子歷經苦苦掙扎，精神上崩潰後瘋掉，最終黯然逝去。

男版《天鵝湖》無疑是一齣人性的悲劇，冷漠自私、控制欲極強的母后，原生家庭缺愛造成精神上無所依託的王子，酒吧裏狂歡的頹廢青年，無法安放的肉身與靈魂衝突……男舞蹈演員展現的力量之美，是另一種震撼。男天鵝們更具有天鵝特徵，身着天鵝羽褲，上身赤裸，額頭畫着黑色的神秘印記，野性、強悍、陽剛，會啄人，會用翅膀扇人，有攻擊性，完全迥異於天鵝的柔美。我覺得這正是馬修·伯恩的高明之處。

兩場《天鵝湖》對比着看，真是各有千秋。經典之所以成為經典，在於能夠深入人心，源遠流長。

那天看完經典版《天鵝湖》走出劇院時，碰巧聽到一對小情侶的對話，男：「哎，看完《天鵝湖》，我的天鵝就要回家了，不開心。」女：「傻，我們還會見面的呀。」這是世界上最好聽的情話吧。

在「天下第一村」吃早餐

紀頌鳴



人與事

俗話說，一年之計在於春，一日之計在於晨。清晨起身是新一天的開始，這一天就是從早餐開始的。中文「早餐」、日文「朝食」、德文「Frühstück」同丹麥文說「morgenmad」的意思都是「早上那一餐」。早上那一餐很重要，吃得舒暢後出門，整天都會精神抖擻。早上那一餐，我一定不會輕易放過，無論是在家還是出差，不僅要吃飽肚子，還要有儀式感。除了主食再要一杯茶或者咖啡，代表着開始滋潤和放鬆的一天。

中式早餐也反映了社會的變遷。記得二年前，為寫一本書在江蘇省的華西村住下。因為富裕，村民家家住別墅，人人擁好車，人均年收入達到人民幣九萬元，華西村有了「天下第一村」之稱。

華西村有一幢天下第一高樓，是層高七十二層，地下還有二層的超五星

級大酒店。在這裏，我有了一次在村裏用早餐的體驗。從早餐中見證了中國農村、農民的巨變。

我習慣早起早用餐，七點多一點就走入三樓的自助餐廳，希望可以清靜的享受早餐。依以往入住星級酒店的經驗，這個時候酒店的客人大多還在入睡或洗漱中，餐廳應該是清靜一刻。令我驚訝的是，走入餐廳，裏面很熱鬧。看似不少是老人帶着孩子，老夫婦倆，還有一家大小一起的。初初以為華西旅遊產業做得好，來的都是遊客。一打聽才知道，這些都是華西村的村民，到五星酒店用早餐是華西村民富起來以後的常態。

和城裏五星酒店的早餐格局沒有什麼兩樣。這酒店的早餐分為中、西餐兩部分，有年輕人喜歡西餐的，那裏擺開各類西式糕點，麵包、牛奶麥皮、粟米片都不缺

；牛奶、咖啡任點；培根、腸子噴香。上了年紀的還是喜歡中式早點。那選擇就多了，冷菜熱炒擺開，農村特色的五穀雜糧、新鮮蔬菜應有盡有。豆漿油條、蛋餅稀飯、麵條餛飩等，傳統小點樣樣齊全。

華西村民每人都有一張消費卡，願意用自助餐的，用卡刷一下，「嘟」一聲，帳上扣十五元，就是一餐豐富的自助早餐。華西農民富裕住上別墅世界聞名，他們用早餐可以走進五星級酒店享受高級早餐，不是親眼所見，實在不敢相信。

當年的鐵姑娘「毛妹書記」因為接受過我的採訪而熟悉，看我對華西村村民用早餐感興趣，走過來告訴我。從華西村民用早餐，就可以看到祖國七十年發展的變遷。

五六十年代，趙毛妹二十歲就當上了「鐵姑娘戰鬥隊」隊長，最多的時候挑起

了二百六十斤的擔子。在她的帶領下，六十四位「鐵姑娘」與小伙子們展開勞動競賽，插秧、積肥、挖土方，樣樣爭先，成為遠近聞名的先進集體。「那時華西村民的早餐很簡單，大多是在地頭，乾飯、泡飯都有，也沒有什麼菜，倒點醬油，有幾條鹹菜算不錯的了。」

改革開放以來，生活條件好了，早餐會出街去買，油餅、油條都有。在家吃泡飯也會講究一些，炒個蛋，醬瓜、醬菜都會配足。現在直接就上星級酒店的自助餐了。不過，毛妹傳統，她還是喜歡在家中用早餐。晚輩們會為她外出去購買燒餅油條，但大多數還是喜歡家中的泡飯，小菜每日都新鮮。

那天，有人約我清晨六點去吃早餐。我還疑惑，這麼早有吃的了嗎？天尚未放光，我們一起來到村內的七號塔。只見底

層燈火輝煌，人聲鼎沸。門外停着不少奔馳、奧迪車，村民們是開着豪華車來這裏吃早餐的。

這裏的早餐廳五點就開始了，以滿足早起村民的需求。餛飩以隻計算，素的八角一隻，肉的一元一隻。麵條五元一碗，小菜都是三元一份：豆角、炒蛋、鹹菜、芹菜等等。在現時中國社會，屬於平民化的早餐，有的要碗麵，叫個小菜，不到十元就搞定了。

華西村民以前在田頭養成聊天的習慣，現在各家獨門獨戶，還是不忘關心時事，喜歡聚在一起議論時政。逢村裏有大活動了，或國慶、中秋等喜慶節日，村民們都喜歡聚在一起嘮嘮，談談見聞。利用早餐時間，泡壺茶，叫些點心，三五成群就談開了。

中華人民共和國七十年巨變，從華西農民的早餐看到，農民保留着他們的文化和傳統習慣，也領略了生活的美滿和幸福。